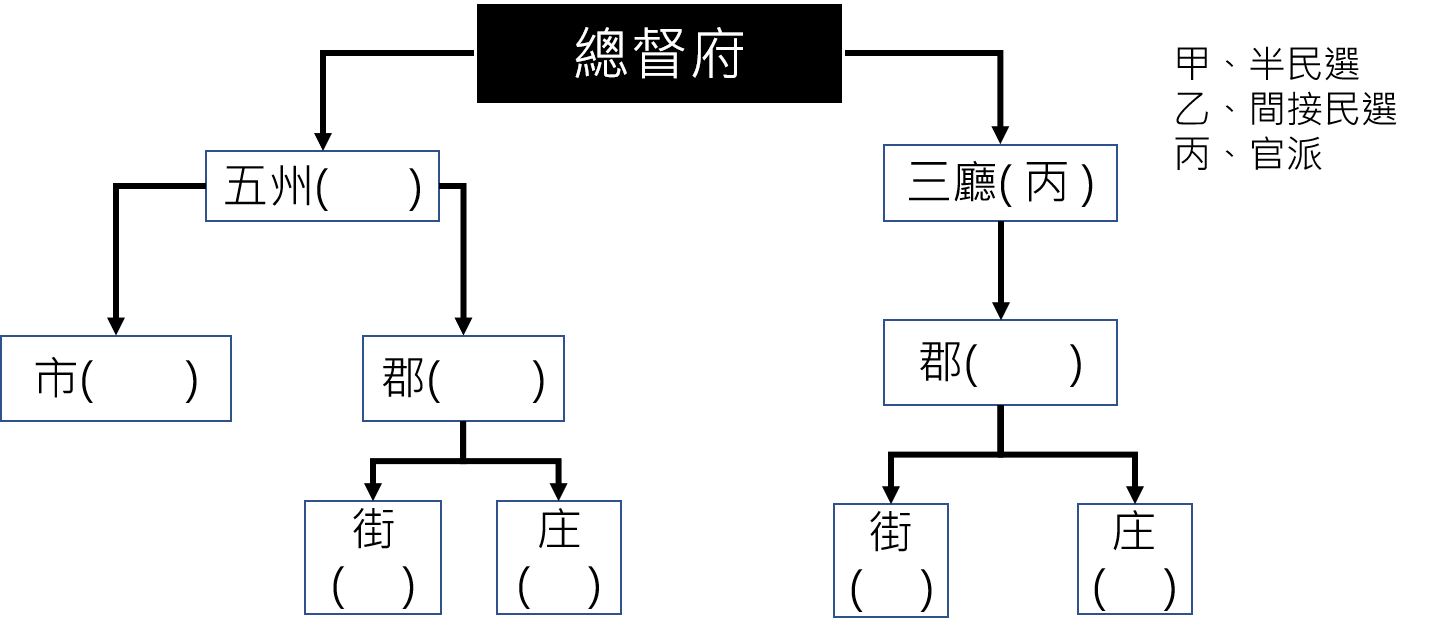
〈從時人報紙看臺灣史上首次選舉〉學習單(一)

|  |
| --- |
| 西元1935年的地方議員選舉是臺灣史上第一次人民行使投票權，王麒銘先生所寫的〈1935年臺灣的選舉現象試析〉[[1]](#footnote-1)提供了我們初步了解這次選舉的資訊。學習單背面的文章節錄自此篇文章，請你仔細閱讀後試著回答下列問題~ |

1. **臺灣史上首次選舉時，各層級的政府機關中有哪些開放民選？有那些維持總督府官派？請在下圖中填上適當的代號。**

****

1. **選舉人與被選舉人除了經濟上要能獨立(營獨立生計)外，還有哪些的資格條件？**

|  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資格條件 | 性別 | 年齡 | 居住選區期限 | 市街庄納稅額度 |
| 選舉人 |  |  |  |  |
| 被選舉人 |  |  |  |  |

1. **這邊文章提到了許多當時選舉的方式與特色，跟現代臺灣選舉的方式比較，哪些不同之處讓你感到驚訝？驚訝的原因是什麼？**

|  |  |
| --- | --- |
| 日治時期的選舉讓你覺得驚訝的地方？(請勾選，可複選) | |
| □能否選舉地方首長  □代表是否為直接民選  □選舉時投票的方式 | □選舉與被選舉的資格限制  □候選人宣傳的方式  □其他：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 |
| 你感到驚訝的原因？ | |
|  | |

**本文改寫自〈1935年臺灣的選舉現象試析〉**

1935年是多事之年，當時正值二次大戰爆發前夕，臺灣和世界都籠罩在不安的氛圍裡。這是日本統治臺灣第四十年，十年之後帝國瓦解，對當時人來說是難以想像之事。就在這紛擾的一年，4月總督府公布變革地方制度，10月正式實施，且訂11月22日辦理選舉。這場臺灣首次的地方選舉，距今七十餘年，對習慣選舉的現代人而言，仍值得重溫及省思其中蘊含的意義。

當時地方制度的設計是，行政首長由官方指派，州、市協議會改為州、市會，作為議決機關;廳及街庄設協議會，作為諮詢機關。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，官選和民選各居其半，凡年齡滿25歲以上、營獨立生計、居住選區達六個月以上、年納市街庄稅額五圓以上者，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。至於州會議員，半由州知事任命，半由間接選舉產生。

殖民當局致力規畫、執行選務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、地方自治協會等團體也扮演使民眾認識選舉的角色，未在此一「啟蒙」民眾政治意識的機會中缺席。在北投曾上演教化劇《正しき一票》《正確的一票》，給不懂日語的民眾觀賞。當時，各地為訓練民眾投票，曾開辦假名講習會。由於投票是書寫姓名而非圈選，名片的發放尤其關鍵。從「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」可見，助選員拉票時常遞上候選人名片，但若涉及買票等不法行為，則依法會被判處罰金。

時人對地方選舉的看法，可從吳新榮與陳逸松對參選的態度加以觀察。1935年臺南佳里醫師吳新榮雖有意角逐協議會員，然因父親之訓而棄選。四年後他下定決心，以十多位友人組成競選團隊，並發送名片千張以上。開票前夜對勝選已胸有成竹，原因是「以科學的精密計算，組織正確而活動」，果然以最高190票當選。年底印製五百張賀年卡中，有四百張寄給了選民，可能就是當時一種謝票的方式。陳逸松自東京帝大畢業後於1933年回臺，擔任職業律師，逐漸打開知名度，乃投入選舉，以期為臺灣人伸言。競選期間，他每日「跑場」發表政見，累計達三四十場之多，終能順利當選，年僅28歲。

當然候選人本身的努力很關鍵，但也不能忽視助選員的重要性。當時，領導地方自治聯盟的楊肇嘉回憶，候選人能否當選，「差不多已決定在他所邀請的演講助選者的身上」。例如高雄醫師楊金虎在選舉中脫穎而出，其回憶錄便特別記下當年的助講者及題目，來解釋自己在選戰中獲勝的原因。

總之，1935年的臺灣地方選舉，舉凡登記參選、造勢拜票、文宣製作、選情評估、投開票作業、答謝賜票等，步驟都和現今有雷同之處。其規模雖與今日相去甚遠，基本上是一場選風「乾淨」的選舉，也是踴躍參與的選舉，投票率高達95.9%。

1. 王麒銘，〈1935年臺灣的選舉現象試析〉，《臺灣學通訊》，117(臺北，2020)，頁8-9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